

盛大
网络

起点中文网
www.qidian.com

起点
中文网

异度坊

新盗墓笔记



之风鸣山

qimen zhi feng ming shan

新盗墓——一座神秘古墓群， 隐匿千年风水迷幻大阵，
探地穴，闯玄关，解奇局……引领玄学盗墓小说流派之先。

天王90◎著

珠海出版社

1247.5
5534

禪月記

之風鳴山

qimen zhi feng ming shan
天王90◎著

珠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旗门之凤鸣山 / 天王90 著. — 珠海: 珠海出版社,

2007.11

ISBN 978-7-80689-850-5

I. 旗… II. 天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71135号

旗门之凤鸣山

作 者: 天王90

终 审: 李一安

责任编辑: 向群 王宏宾

策 划: 上海新华传媒

总 发 行: 上海新华传媒中盘事业部

特约编辑: 朱新开

版式设计: 酒心堂·堂主

出 版: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 珠海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层

邮 编: 519001

印 刷: 北京汉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mm 1/16

印 张: 19 字数: 273千字

版 次: 2007年12月第1版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689-850-5

定 价: 28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,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旗門

之風鳴山 目錄

第一章	世族之爭・上	1
第二章	世族之爭・下	10
第三章	神風靈物	17
第四章	有女小容	23
第五章	天 闕	32
第六章	覺 醒	42
第七章	風水之趕尸	52
第八章	風水之太歲	57
第九章	風水之如意界	63
第十章	風水之使命	69
第十一章	風水之龍胎	74
第十二章	血流成河・上	79
第十三章	血流成河・下	88

旗門

目 录



第十四章	龙飞凤舞·上 ...	99
第十五章	龙飞凤舞·下 ...	107
第十六章	神魔将阵	115
第十七章	生旺死绝	125
第十八章	真 相	136
第十九章	定局血杀	142
第二十章	必 然	150
第二十一章	阵魂用神	158
第二十二章	雷神灵官	167
第二十三章	赌 斗	174
第二十四章	回旋入梦	184
第二十五章	三才六合	189
第二十六章	凤凰门主·上 ...	194

旗門

目 录



第二十七章	凤凰门主·下 ...	203
第二十八章	九绝阴尸	212
第二十九章	李氏传人	221
第三十章	千机万变	229
第三十一章	布局之人	237
第三十二章	青 凤 歌	242
第三十三章	尸 噬	249
第三十四章	引尸往生	256
第三十五章	金刚破瓦	265
第三十六章	黄玉真人	273
第三十七章	阴 魂	282
第三十八章	结 局	289



第一章 世族之争·上

“好辣！”卫飞吸了口气，扯出张餐巾纸抹去头上的汗水。

“你不是喜欢吃辣吗？”陈枫眼睛望着窗外。

“喜欢吃辣和能承受辣的程度是两种概念。你看什么呢？”

这是湘西边城小镇的一座临江酒楼。小镇很小，江面也不宽，仅容当地特有的竹排并行而过，使人不由得为江面上相向而行的竹排担忧。

从酒楼上看下去，下游靠左侧的竹排上是两名头缠彩巾的汉子，一人站在排尾，另一人手持长篙；上游右边的竹排上则是一个中年人。

江面虽然显得很平静，但江水却让人感觉有些湍急，更诡异的是，处于下游的那个竹排居然在无人支撑的情况下逆流而上，眼看就要与顺流而下的竹排相撞。

卫飞不解地刚要说话，陈枫举起手中的酒杯朝前侧点了点。只见那边同样临江靠窗的桌子前坐了二人，菜未动筷，酒却耗了不少，两人的装扮也与江面上那两支竹排上的人一样。默对片刻，右边那人忽然笑嘻嘻地将酒壶抄起来，说道：“庄兄，我们足有10年未见面了吧？来来，我们不醉不休。”

对面冷哼一声，“原来只有10年啊，我倒希望与你永不相见。”说



话间，举起酒杯伸手一碰。

随着一声轻响，江面上的两支竹排猛地撞在了一起，冲击力使得竹排立刻四分五裂，碗口粗的竹子有的横飞上岸，有的顺流而下。排上之人似乎都对这突然的一撞早有准备，落入水中后各自游去。

两只杯在相碰中酒水飞溅，昂头喝下，两人都没有去看江上的竹排。

过了一会儿，右边那人又先叹了口气，“庄兄，你还是以前的性子。”

“你也没变。”

右边那人语气中满是感叹，“自少时至今，你我总是明争暗斗。最后一次相见是在10年前的此处吧？”

“你以为时间就可以改变些什么吗？不过，倒是没想到10年后，还是在这座酒楼相遇……”庄兄淡淡说道。

“10年里我的确已经淡忘了曾经的争执，可是……”右边那人语气一转，“你为何又要连续杀我门下弟子？”

庄兄大吃一惊，呼的站了起来，“你……说什么？”他与对方自少年时便已相识，数十年来亦敌亦友，关系很是微妙复杂；两人又各属不同的门派，两派间的明争暗斗也从未停过，但这句“连续杀我门下弟子”的指责实在太重。

庄兄迅速平静下来，“孙溪，杀你门下弟子用得着我亲自动手么？”

孙溪看了他一会儿，忽然又是嘻嘻一笑，他整个人圆圆胖胖的，一副笑面佛的模样，“坐，坐。庄兄，其实我也不大相信以你的身份会对我们中的普通弟子下手，只是……”他伸手拿起面前的筷子，将筷子的小头朝上立在盘子中，“呼”的一声，旁边一条长凳竟然立了起来，仿佛被一根隐形细线提拉着一般，摇摇摆摆的显出挑衅之势。

庄兄的脸上露出一丝怅然的笑意，他重又坐下，顺手拿起筷子搭在盘子上，另一条长凳也随之立了起来，摇摆着与孙溪的那一条相对而立。

卫飞兴趣大起，以他现在的境界，自然能看出“竹排相撞”与“长凳对立”都是这两人搞出来的。可是，两人举手投足间，既无符咒发出，也无手诀变化，卫飞甚至并未感知有灵气驿动。



两条长凳随着庄兄和孙溪手中筷子的指指点点，犹如两条长蛇互斗一般，你撞我躲，我闪你进。

“我怎么感应不到什么波动？”卫飞小声问道。

“区区五行小术，不过是牵引五行之力罢了。”陈枫小声解释道，“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是天底下万物组成最基本的东西……对了，你没有刻意地修炼过，自然不易感应。再说，你的通灵不过是到了灵性与灵界两层，有些感应气机的小术反而比你目前的通灵有效。”想了想，便挑了种最简单的望气感机口诀教给了卫飞。

卫飞运转口诀，略一眯眼，顿时眼前一亮，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现出来，只见四周事物上都是光芒萦绕，各依五行——水色发黑，木色发青，火色发赤，土色发黄，金色发白。那两条相斗不止的长凳上更是青光闪闪，比其他木质物品不知深厚了多少。两条普通的长凳上有如此厚重的木气，很显然那是人为的结果。

等转眼看到陈枫时，卫飞发现陈枫头上有彩色光线向上延伸，最底一层是白色，往上依次为红、黄、蓝，最上则是蒙胧又时隐时现的浅紫色。而那庄兄与孙溪头上呈现出相同的景象，都是白、红、黄，依稀有蓝色闪动。看样子，这种光线应该是修炼层次上的一种表现。

要知道，按照旗门的划分标准，白光是进入修炼以后的颜色；红色则代表已经进入到天眼层次；黄光是灵光，也就是慧光；蓝光就是法力通行；紫光则是预示“紫气东来”的大乘境界。在修炼中，境界是种很玄的东西，有时候你苦修几十年，反而不如他人瞬间的顿悟。正所谓“理通，法自明”，只要理上到了某种境界，那么其他的方面也会随之上升到这个境界。所以，修炼最讲究的便是“慧根”与“悟性”，于是就有人可以一念之间成佛，也有人却终生无果。

至于陈枫，虽然有了十几年的修炼，但他最感兴趣的，只是那些旗门里有关各门派稀奇古怪的术法，包括阴阳五行、风水周易、道法禅理，几乎均有涉猎，因分心太多而事实上还没有打通周天。当然，只要一步步地磨练体悟，说不定哪天就能悟通了什么理。此时，在他头上隐约闪现的紫光，已经



体现出他将来的成就，关键在于他是否用心了。

此时，两条长凳跌跌撞撞的慢慢向陈枫、卫飞移来。陈枫眉头一皱，楼上用餐的人就他们这两桌，服务员上完菜肴酒水也不知了去向，难道这庄兄、孙溪是在演戏，其实还是冲着他陈枫来的？

正在犹豫间，两条长凳又是一撞，然后有意无意地两头相抵，有歪撞向陈枫他们的趋势。

陈枫不屑地撇撇嘴角，“五行牵引，哼……”然后含糊不清地嘀咕了几句口诀，抄起汤盘里的一个不锈钢勺，在桌子上敲了一下。

与此同时，孙溪猛的一伸手，将手里的筷子扔出窗外，而那两条长凳却仍然紧紧相抵，既没有撞过来，也没有如陈枫所想——五行金克木，他钢勺一敲就应该立即分开的。

陈枫与那位庄兄都是一惊，只听孙溪质问道：“庄兄，五行牵引不足为奇……”他指指已经飘落到江面上的筷子，又指指顶成箭头状的长凳，“这该是你独门的术法吧？”

庄兄哼了一声，“我独门的术法，你孙溪不也是使得出么？”他的性子与孙溪恰恰相反，孙溪明显就是个精滑的商人模样，而他则是沉闷稳重。

孙溪笑嘻嘻的，“你我交往数十年，彼此间早已互相了解，我凤凰派的东西在你那里相信也不是秘密了。”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面色沉重起来，“庄兄，月余来，我门中弟子相继横死8人，凤凰派自古隐于湘西，足不出湘，除了与庄兄缠斗百年外，再无树敌……”

“百年的缠斗？你我10年前不就有了协议吗？”庄兄打断孙溪。

孙溪又喝了一杯，“10年中，你我的确相安无事。可是庄兄，我门下连死的8名弟子，皆死因不明，不过尸体上却明显带有某种神秘的气息，天地间除了庄兄的术法，还有什么能无伤无病无声无息地置人于死地？”

庄兄刚要说话，孙溪摆摆手，“庄兄，我孙溪绝对不相信以你的身份会对我们下普通弟子出手。但是庄兄，以孙某的为人，你难道会以为我为了权利争斗而假冒庄兄栽赃吗？”

庄兄的脸色缓和了一些，“你虽然浮滑，却也不至卑鄙。”

“庄兄，”孙溪郑重说道，“凤凰派近年来实力有所进步，故而名声大振，且势头迅猛。盛名之下，孙溪恐怕也难改变门主的想法……”

这下子庄兄面色大变，腾的站了起来，一股奇异莫名的气息如风吹火势一样暴涨而出。

卫飞还在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似的感应着四周的五行之色，忽然间，一股令他感到极其古怪别扭的能量猛然冲过来，灵性已通的他立刻本能地生出反抗，纯正的灵力弹簧似的瞬间反弹过去。

长凳“吧嗒”落地，恢复成原状，庄兄扫了一眼卫飞，冷笑一声，“孙溪，你连帮手都请来了，还假惺惺的干什么？好！此事庄圣一人承担，与我盍神门无关，人是我杀的，有本事你现在就把我杀了。”

孙溪诧异地被呛了一口，“庄兄，庄兄，我的意思是在事情还没恶化之前，赶紧找出真相，避免好不容易停息了十年的两门之斗重启……庄兄……”在他的呼唤中，庄圣铁青着脸，头也不回地下楼而去。

“唉！”孙溪一声长叹，连连干了数杯，口中喃喃自语：“要不是你这个臭脾气，哪能争斗数十年啊。我这次私自与你相约，已是大大触犯了门规，我哪有请什么帮手？几十年的争斗，胜负难分，我有动用外力么？”

忽然一抬头，孙溪的眼中射出冷光，在陈枫卫飞身上打了转，又笑嘻嘻起来，“两位小哥，看来也是同道中人。在下孙溪，湘西凤凰派嫡传弟子，专事外联公关。由此西去不远，便是凤凰县城，那是闻名天下的旅游胜地，但凤凰之名并不在此，而另有所在。孙溪就以凤凰之名请两位至凤凰一观如何？”

果真是凤凰派！陈枫脸上显出诚恐之色，“在下陈枫……”

还没等他想好说辞，孙溪已经盯上卫飞，“哦，原来是道家弟子，凤凰有幸……”说着，恭敬地施了一礼。

“什么道家弟子？”陈枫暗不解，转头却见卫飞周身上下的毛细孔真气出入，正是他教给卫飞的龙门派的“仙人睡”法门。陈枫一乐，也不作解释。其实，这也是误打误中，卫飞虽然在柳灵郎附身后通灵，并且直达与灵界沟通的境界，但他所知的修炼法诀，还就是这个一时兴起学的“仙人睡”。



旗門



6

陈枫根据情况推断，在孙溪的凤凰派和庄圣的蛊神门之间，已经明争暗斗了很久，双方互有胜负。10年前，两个门派达成了停战协议。但就在近期，凤凰门下8名普通弟子忽然不明死亡，使人不得不怀疑到蛊神门的庄圣，不过孙溪却并不十分相信是庄圣下的手，于是私下里约他会面，却正好被自己二人撞上……此时，孙溪虽然说是邀请，但多少有点“你来也得来，不来也得来”的意思，谁叫自己二人出现的太不是时候呢。当然，孙溪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敌意来，这恐怕与庄圣将自己二人当作了他的帮手有一定关系，况且卫飞又被他认为是道家正宗弟子……

一座山峰在左绕右弯下忽然拔地而起。说它拔地而起，是因为湘西虽然山脉连绵不断，但像这座如此气势雄伟的山峰很是少见。不过在周围小山包的映衬下，却奇怪地融于其中，不到近处，毫不显眼。

“这座山叫做凤鸣山，我凤凰派便世代隐于此处。”孙溪介绍道，“相传远古时期，此山曾有彩凤栖居，凤鸣之声响彻百里，因此得名。”

“却不知贵派是否也与此有关？”陈枫边说边观察着，随后惊奇地发现，凤鸣山独立于一群馒头般的小山包中，竟能藏拙，并没有丝毫的阵法布置，完全是天然生成，心中不禁感叹造物之神奇。

孙溪呵呵一笑，指着靠近山腰处一片有着浓厚湘西色彩的建筑，“两位大概想象不到，那里便是我凤凰派的枢心所在了。”

陈枫暗中皱皱眉，世族门派大都隐于世外，这点不足为奇，但以凤凰派在道上的名气，居然将整个门派的核心定在半山腰，从风水上说，一门之基空悬，上不接天灵，下不连地气，是风水之大忌。“不对……”陈枫立刻又察觉到半山腰上隐藏着一股强大无比的灵气，在这股灵气的背后，隐隐透射出血色来。“血流成河之象！”陈枫在极度震惊之下，几乎脱口而出。“这……怎么可能？”他摇摇头，也许是眼花了吧，同样有着千年传统的凤凰派，怎么可能会对风水常识了解得如此贫乏？除了战争，在现代还有什么可以形成血流成河？

“果然是灵山秀水，妙啊，妙。”卫飞两个妙字出口，就再也找不出合适



的词句。

“凤鸣山之妙远非如此呢！”孙溪拍拍卫飞的肩头，带领着两人踏桥越过一条小溪。这条小溪明显是为了切断通往山峰后方的道路。

“请！”孙溪这话可是对卫飞说的。

陈枫哑然，看样子孙溪还真把卫飞当成了道家的正宗弟子。这倒不是说孙溪的道行不深，主要是因为凤凰派世代隐居，甚至门中的修炼方法都自成体系，就连旗门的陈枫也知道得很多，他们只是在近几年才开始与外界有了联络，孙溪能识别出是道家一脉已经是不错了。

与寻常湘西村寨略有不同，凤凰派的居所也是木制结构的吊角楼，也是依山势高低而建，不过那青石铺就的台阶更显肃整厚重，且建筑风格也有其不同的功用等级区别，呈现出汉化的风格。除此之外，再无其他异处。放眼看去，上下无人看守，炊烟袅袅，犬吠牛鸣，活脱脱一个湘西的普通村寨。如果不是孙溪的介绍，恐怕谁也不会想到，这就是在修道界中神秘无比的凤凰派的枢心所在。

陈枫的眉头是越皱越紧，自从踏入寨子后，山腰处那股斐然的灵气更加清晰，但纵观上下的布局，很显然与这股灵气无关。也就是说，这是凤鸣山独有的，并不是凤凰派布局衍生的。恐怕凤凰派千年来甘心隐于此山之中，就与这股灵气有关。

对于这些，陈枫当然只是放在心里的，他还不至于愚蠢到去询问孙溪。

孙溪将两人安排进一栋木楼后，便笑嘻嘻地一抱拳，“两位在此略作休息，我还需面见门主，稍后再来。”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，“凤凰虽然不大，但总归有了千年风雨，倘若无人陪同，两位千万不要随便走动，以免产生误会，而且……”他忽然奇怪地看了陈枫一眼，“而且寨子中有很多千年前留下的布置，其中有些我都……唔，这位陈枫兄弟，你……”

陈枫一惊，急忙收起还在暗中推算半山腰那股灵气的手诀，“啊，我只是卫飞的兄弟，跟着他学些吐纳存想的基础，却难有所成，惭愧惭愧！”

孙溪点点头，没有再说什么，转身出门，下了楼顺着石阶往上走去。这条石阶也是除了外形汉化风格的木楼外，与其他湘西小镇最明显的区别是，



一般的湘西村寨都是弯弯延伸的青石台阶，要么破裂，要么长满青苔，唯有凤凰派却是如中原的直直且宽大的青石板，虽然不似汉白玉的华贵，却也极有气势。

踏步而上，两侧不时有人冲着孙溪问候，大多都平和自然，“孙公，回来了啊？”或者“孙公，有劳了。”也有些年轻人甚至毫不掩饰自己的羡慕或不服，“孙公，有没有抽空去趟桃花江？那里的美女可是天下闻名啊。”这话引来一阵大笑。

孙溪笑嘻嘻的——点头回礼，走到最接近山腰的一座看来气势恢弘的木楼前，终于再也笑不出来。他是近代凤凰派弟子中最为精明的一个，所以被委以重任，主要职责是负责凤凰派与外界的沟通联络，而他也不负重望，将凤凰之名逐渐叫响于天下。门派中人联想到外界的“公关”之名，称他为孙公，其中固然有戏说之意，不过更多的还是尊重。

那个庄圣与孙溪一样，是蛊神门专事对外的负责人。于是，两个人因此争斗不息，却也同样的惺惺相惜，最后经二人的努力调和，才有了那个十年前的停战协议。但此次凤凰派门下8名弟子先后死去，且死因直指庄圣的独门术法，因此孙溪不得不私下约见庄圣。要是被门主察觉……孙溪想到这里，不由得暗暗摇摇头，“后果难测啊……”

木楼的大厅实际并不很大，但进入其中，便会发觉仿佛隔着千万丈，并且有一股无匹的气势从上而下直压过来。

孙溪虽然无数次出入其中，但仍然难敌那种无言的压力，低头躬身站在那里。

“这么说，杀人者另有其人？”缥缈的声音响彻整个大厅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座全木质的大厅，竟然产生出仿佛千丈洞穴内的回音。

孙溪头也不敢抬，“以弟子之见，当是如此。10年前与蛊神门停战之约，庄圣功不在弟子之下啊……”

上面“哼”了一声，“你这么说，是本门误会了蛊神门不成？难道那8名弟子之死另有原因？我问你，除开蛊神门，凤凰何来他敌？难道是你孙溪这几年在外招惹的？”



孙溪的冷汗都出来了，这顶帽子太重了，3个他也戴不起，“弟子不敢。门主英明，也许蛊神门在10年前的妥协，就是为了今日的决裂。”

“不错，想那蛊神门与凤凰缠斗了这么久，哪能如此收手？本门与十位长老商讨后，都认为这是蛊神门的缓兵之计，他们也是用这10年换取到了平稳的发展，然后不再隐忍，便直接挑战到了我凤凰门前。”

大厅内两侧椅子上的10人纷纷点头。

“这些日子辛苦你了。”门主的语气一缓，“这几年正是由于你的奔波，凤凰的实力大增，山中的挖掘也比蛊神门更进了许多。经10位长老推敲，那件灵物出世就应在这两三天之内。”门主叹了口气，“我们等的不就是这一天吗？眼看守了千年的宝物就要破土而出，自然容不得蛊神门再来捣乱。孙公，我提升你为凤凰的护法圣使，仅次于10大长老，专事应对蛊神门。”

“多谢门主。”孙溪心里明镜似的告退而出。两门之间为这山中的灵物斗了千年，彼此便有了这10年心照不宣的调整期，看样子目前门主自认为凤凰已经远胜蛊神门，此时不动手还待何时？

孙溪暗叹一声，“庄兄，兄弟无能啊！”

还没走到门口，忽然听到身后又传来凤凰门主的声音，“孙圣使，你带了两个年轻人到门中？”

孙溪一顿，转身道：“门主，那……那两个年轻人，以弟子看他们乃是正统道门之人，因此想会上一会。想必他们该懂得规矩的。”他确实没有说瞎话，当时他听庄圣说出“帮手”的话来，就注意到了陈枫、卫飞，也确实想会上一会，说不定到时还真能助自己一臂之力呢。

凤凰门主沉吟不语，孙溪也不敢动。过了片刻，才听得凤凰门主说道：“孙圣使，这两个年轻人此时此刻现身，很有些不明之处。孙圣使……”

孙溪急忙一躬身，“弟子明白，门主请放心，弟子会查明这两人的出身与来意。”他的心中也不无忧虑起来，因为既然门主提到这两个人，就说明已经知道他们的到来，可是从门主的口气中却表露出对此二人的疑虑。孙溪知道，世间修道的门派多如牛毛，门主估算不出那二人的出身来历也属正常，但以其修为竟然推论不出他们所能引发的后果，那就有些……



第三章 世族之争·下

房间不大不小，靠窗一张竹床，中间八仙桌两侧各有一把竹椅，摆设简单干净。

“这就是千年门派的会客之处吗？”卫飞看了看四周。

陈枫的眼睛却盯着挂在墙上的几件衣服，“这好像是孙溪的私人住所吧。”他还真猜对了，凤凰上下简直就是个普通村落结构，门主好比村长，刚才那个大厅就是村委会，平时无事时便各自以家为政，这也是长期封闭的特征，由于少与外界往来，也就没有所谓的接待场所，其实这里就是孙溪自己的家。

卫飞摸出根烟点上，“胖子，有没有觉得这座凤鸣山有点古怪？”

陈枫点点头，“你也发现了？除了天然形成的地势外，半山腰处还有一股灵气，我想这大概就是凤凰和蛊神争斗的原因吧。”

卫飞得意地大笑，“我当然看出来了，我可是道家正传的弟子啊！”

陈枫说道：“那个蛊神门据说是始创于湘西苗族，但以我所知，它实际上该是苗人玩蛊的老祖宗了。”

蛊是苗疆所特有的，其法是将几种毒虫放在一起，互相咬斗，最



后不死的就是蛊。此物具有灵性，又与炼制者的本命元气相连，中蛊者无可解救，除非蛊主自己。

“都说炼蛊之法为苗族之秘，其实也不过是集5种毒物暗合五行而已，最后生存的毒虫必是金木水火土中的一种。”陈枫说，“所以解蛊之法往往出人意料。就说狗头蛊吧，是要把一条狗埋在地下，只露出狗头，让它只能看见食物而吃不到，到最后饿死的时候，便把它的欲念和恨意收集起来。这种蛊若下在人身上，歹毒无比。”陈枫说得兴起，卫飞听得过瘾。陈枫继续说道：“不过，虽然都是阴阳五行间的克化，但蛊神门却将其发挥到了极点。说到底，蛊神门的神秘之处便是他的各种配方。”

两个人谁也没有注意到孙溪早已悄然站在门外，陈枫的这番话让他点头不止。他与庄圣经过几十年的争斗，彼此间对对方的技法都互有了解，庄圣的蛊神门果然如陈枫所说，是精研天地间万物相生相克的道理，利用神秘配方使其产生术法之妙。在那酒楼时，陈枫之所以用五行之力的钢勺没有破开那对长凳，便是孙溪借用庄圣的蛊神配方，在长凳上抹了特殊的药物。

“呵呵！”孙溪笑着推开门，“两位久候了，我堂客已经煮了饭菜，请，请。”

堂客，是湖南方言“老婆”的意思。

孙溪妻子的厨艺还不是一般的好，直吃得卫飞大声叫好。

“湘菜多辣，两位觉得如何？”孙溪笑嘻嘻地举杯问道。

“好吃，好吃！”卫飞额头上汗如雨下，仍举筷不止。

“陈兄，你对这凤鸣山……觉得怎样？”孙溪忽然有意无意地问道。

陈枫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，想了又想，答道：“浑然天成。”

“仅此而已吗？”孙溪不动声色地继续问道。

“这个嘛……”陈枫犹豫不决，“山曰凤鸣，自是宝地，否则贵派也不会在此传承千年了。”话是这么说，但心里却想起半山腰的那股灵气，以及隐藏在其中的血光。

孙溪大口干了一杯，心中念头急转，“不瞒两位说，凤凰派在识人断事方面，颇有些独到之处，但可笑孙某却看不出二位究竟是道家何宗的弟子，